

中國人民文化出版社

暴雨驟雨

周立波著

新華書店發行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中篇、長篇，按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七月裏的一個清早，太陽剛出來。地裏，苞米和高粱的確青的葉上，抹上了金子的顏色。豆葉上和西蔓藤上的露水，好像無數銀珠似的幌眼睛。道旁屯落裏，做早飯的淡青色的柴烟，正從土黃屋頂上高高的飄起。一羣羣牛馬，從屯子裏出來，向草甸子走去。一個戴尖頂草帽的牛倌，騎在一匹兒馬的光背上，用鞭子吆喝牲口，不讓他們走近莊稼地。這時候，從縣城那面，來了一掛四輪轎大車。轎轎滾動的聲音，雜着趕車人的吆喝，驚動了牛倌。他望着車上的人們，忘了自己的牲口。前邊一頭大牯子趁着這個空，在地邊上吃起苞米苗來了。

『牛吃莊稼啦。』車上的人叫嚷。牛倌慌忙從馬背上跳下，氣呼呼的把那鑽空子的貪吃的牯子，狠狠的抽了一鞭。

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這個清早，在東北松江省境內，在哈爾濱東南的一條電車道（汽車

路)上，牛倌看見的這掛四馬拉的四轆轡大車，是從縣城動身，到元茂屯去的。過了西門橋，趕車的揮動大鞭，鞭梢響起又掉直，捧直又蹶起，發出槍響似的響聲來。馬跑得快了，蹄子踏起的泥漿，濺在道邊的蒿子上，苞米葉子上和電線桿子上。跑了一程，轆馬遍身冒汗，噴着鼻子，走得慢一些，趕車的就咕嚕起來：

「才跑上幾步，就累着你啦？要吃，你儘揀好的，穀草稗草還不樂意吃，要吃豆餅、高粱。幹活你就不行了？瞞着吧，不給你一頓好揍，我也不算趕好車的老孫啦。」他光講着，鞭子却不落下來。轆馬也明白：他只動嘴，不動手，其實是准許他慢慢的走。車子在平道上幌幌攸攸的慢慢的走着。牲口喘着氣，響着鼻子，邁着小步走。老孫頭扭轉頭去，瞅轆車上的人們。他們通共十五個，坐的挺擠。有的穿灰布軍裝，有的穿青布小衫。有的垮着匣槍，有的抱着大槍。他們是八路軍的哪一部份？來幹啥的？趕車的都不明白。他想，不明白就不明白吧，反正他們會給他車錢，這就得啦。他是昨兒給人裝棹子進城來賣的。下晚落在王家店，遇到縣上的人來催元茂屯的車，他答應下來，今兒就搭上這十五個客人。不管好賴，不是空車往回走，能掙一棒子酒，總是運氣。

車子慢慢的走着，在一個泥窪子裏溼住啦。老孫頭一面罵牲口，一面跳下地來看。轆轡陷在

灣泥裏，連車軸也陷了進去。他嘆一口氣，又爬上車來，下死勁用鞭子抽馬。車上的人都跳下地來，繞到車後，幫忙推車。這時候，後面來了一掛四馬拉膠皮轆轤車，那趕車的，看到前頭有車渥住啦，就從旁邊泥水淺處趕過去。爲因跑的快，又是膠皮輪，並沒有渥住。膠皮轆轤碾起的泥漿，飛濺在老孫頭的臉上，手上和小衫子上。那趕車的扭轉頭來，見是老孫頭，笑了一笑，却並不陪禮，回頭趕着車跑啦。老孫頭用衣袖揩揩臉上的泥漿，悄聲的罵道：

「你他媽的沒長眼呀！」

「那是誰的車？」十五個人中一個三十來歲的中等個子問。老孫頭瞅他一眼，認出他是昨兒下晚跟縣政府秘書來交涉車子的蕭隊長，他說：

「誰還能在那樣的好車呀？瞅那紅鬃馬，驕多厚，毛色多光，跑起來，蹄子好像不沾地似的。」

「到底是誰的車呢？」蕭隊長又追問一句。

見問的緊，老孫頭倒不敢說了，他支支吾吾的嚮起別的閑噓來避開追問。

蕭隊長也不再問，催他快把車子趕出來。老孫頭用鞭子淨抽那轆轤，大夥也用死勁來推，車子終於拉出了泥窪。大夥歇了一氣，又上車趕道。

「老孫頭，你光打轅馬，不是心眼太偏了嗎？」蕭隊長問。

「這可不能怨我，怨他勁大。」老孫頭笑着說，有着幾條深深的皺紋的他的前額上，還有一點黑泥沒擦淨。

「勁大就該打了嗎？」蕭隊長覺得他的話有一點奇怪。

「隊長同志你不明白，車渥在泥裏，不打有勁的，拉不出來呀。你打有勁的，他能往死裏拉，一頭頂三頭。你打那差勁的傢伙，打死也不頂事。幹啥有啥道，不瞞同志，要說趕車，咱們元茂屯四百戶人家，老孫頭我不數第一，也數第二呀。」

「你趕多少年車啦？」蕭隊長又問。

「三十八年。可憐是給別人趕車。」老孫頭隨起左眼，朝前邊張望，看見前面沒有泥窪子，他放了心，讓車馬慢慢的走着，自己跟蕭隊長閑聊。他說，康德八年，他撿下鞭子去開荒，開了五塊地。到老秋，收五十多石苞米，兩個苞米樓子盛不下。他想，這下財爺真到家啦。誰知道剛打完場，他害起傷寒病來。五十來石苞米，扎古痢，交出荷，攤花銷，一個冬天，花的溜乾二淨，一顆也不剩。開的荒地，給日本國圈去，他又拿起鞭子，幹舊業啦。他對蕭隊長說：

「隊長同志，發財得靠命的呀，五十多石苞米，黃燦燦的，一個秋天嘩啦啦的像水似的花個

光。你說能不認命嗎？往後，我洩勁了。今年元茂開胡子，家裏吃的、穿的、鋪的、蓋的，都搶的溜光。正下不來炕，揭不開鍋蓋，就來了八路軍三五九旅第三營，稀里嘩啦把胡子打垮，打開元茂屯的積穀倉，把穀子苞米，通通分給老百姓，咱家也分到一石苞米，隊長同志，真是常言說的好：車到山前必有路，老天爺餓不死沒眼的家雀。咱如今是吃不大飽，也餓不大着，這不就得了嗎？吁吁，看你走到哪去呀？」他吆喝着牲口。蕭隊長問他：

「你有幾個孩子？」

老孫頭笑了一笑，才慢慢說：

「窮趕車的，還能有兒子？」

蕭隊長問：

「爲啥？」

老孫頭搖搖鞭子說：

「光打好牲口，歪了心眼，還能有兒子？」

十五個人中間的一個年紀挺小的小王，這時插嘴說：

「你老伴多大歲數？」

老孫頭說：

『四十九。』

小王笑笑說：

『那不用着忙，還會生的。八十八，還能結瓜呀。』

車上的人都嘩嘩的笑了起，來老孫頭自己也跟着笑啦。爲了要顯顯他的本領，在平道上，他把牲口趕的飛也似的跑，牲口聽着他的調度，叫左就左，叫右就右，他操縱車子，就像松花江上的船夫，操縱小船一樣的輕巧。跑了一陣，他又叫牲口慢下來，邁小步走。他用手指着一個有紅磚房子的屯落說：

『瞅那屯子，那是日本開拓團。八一五砲響，日本子跑走，咱們屯裏的人都來撿洋撈。我老伴說：「你咋不去？」我說：「命裏沒財，撿回也得丟。錢沒有好來，就沒有好化。」左鄰右舍，都撿了東西。有的撿了大洋馬，有的撿了九九式槍，也有人拿回一板一板的水淋布，我那老伴罵開了：「你這窮鬼，活該窮斷你的骨頭筋，跟着你倒一輩子霉。人家都撿了洋撈，你不去，還說命裏無財哩。」我說：「等着瞅吧。」不到半拉月，韓老六拉起大排來，收洋馬，收大槍，收槍子子，收布疋衣裳，鍋碗瓢盆，啥啥都收走，連簾簾都不叫人留。說是日本子丟下東西，官家

叫他韓鳳岐管業。抗違不交的，給捆上韓家大院，屁股都給打飛啦。我對老伴說：「這會你該看見了吧。」她不吱聲。老娘們儘是這樣，光看到個人鼻尖底下的小便宜，不往遠處想。」

蕭隊長問：

「你說的那韓老六是個什麼人？」

「是咱屯子裏的糧戶。」

「這人咋樣？」

老孫頭看看四圍，却不吱聲。蕭隊長猜到他的心事，向他說道：

「別怕，車上都是工作隊同志。」

「不怕，不怕，我老孫頭怕啥？我是有啥說啥的。要說韓老六這人吧，也不大離。你瞅那旁拉的苞米。」老孫頭用別的話岔開關於韓老六的問話：「這叫老母猪不翹脚，（註：形容莊稼長的低小，猪不翹脚就可低頭吃。）都是胡子鬧瞎的，今年會缺吃的呀，同志。」

蕭隊長也不再問韓老六的事，他掉轉話頭，問胡子的情況：

「胡子打過你們屯子嗎？」

「咋沒打過？五月間，胡子兩趟打進屯子來。白日放哨，下晚扎古丁，叫娘們把褲子脫光，

還得站起來，給他們瞧瞧，真不是人作得出的呀。」

「胡子頭叫啥？」

「劉作非。」

「還有誰？」

「那可說不上。」

看見老孫頭又不敢往下說，蕭隊長也不再問啦。他明白，上了年紀的人都是前怕虎，後怕狼，事事有顧慮。他望望田野，苞米葉子都焦黃，蒿子却青的漆黑。小麥也都淹沒在野草裏，到處都是攀地龍和野葦子。在這密密層層的雜草裏，一隻灰色的跳貓子，慌里慌張往外竄，小王掏出匣槍來，衝着跳貓子，「噹噹」給了牠兩下。把老孫頭嚇的跌下了車子。小王掄起匣槍還要打，蕭隊長說：

「別再浪費子彈啦，用槍時候還多哩。」

小王聽了蕭隊長的話，把匣槍撤好。老孫頭上了車，車子又平平穩穩的向前進。到了楊家店，車子停下，老孫頭餵牲口，抽了一袋烟，又趕上道。這會大夥都沒說啥話，但也沒有休息或打盹。老孫頭接二連三的眼那些從茂屯出來的趕車的招呼，問長問短，應接不停。工作隊的年輕

的人們唱着『白毛女』裏的歌曲。蕭隊長沒有唱歌，也沒有跟別人嘍嗶。他想起了黨中央的五四指示，想起了林彪同志在哈爾濱南崗鐵道俱樂部裏的講話。他也想起了昨兒下晚縣委的爭論，他是完全同意張政委的說法的：群眾還沒有發動起來，或是有沒真正發動起來時，太早的說到照顧，是不妥當的。廢除幾千年來的封建制度，要一場暴風驟雨。這不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害怕群眾起來整亂套，羣衆還沒動，就給他們先劃上個圈子，叫他們只能在這圈子裏走，那是不行的。可是，事情到底該怎麼起頭？正想到這裏，老孫頭大聲嚷道：

『快啦，瞧那黑糊糊的一片，可不就是元茂屯？』

蕭隊長忙拾起頭，看見一片煙雲似的遠山的附近，有一長列土黃色的房子，夾雜着綠得發黑的樹木，這就是他們要去工作的屯落。

大車從屯子的西門趕進去。道旁還有三營修築的工事。一個頭小脖長的男子，手提一籃子香池饅子，在道上叫賣。看見車子趕進屯子來，他連忙跑上，問老孫頭道：

『縣裏來的嗎？』

老孫頭點一點頭，賣饅子的長脖男人隨即走開。他走到道北一個小草房跟前，拐一個彎，只當沒有人看見，撒腿就跑。跑到一個高大的黑門樓跟前，推開大門上的一扇小門，鑽了進去。

這人的舉動，蕭隊長都瞅在眼裏。這黑大門樓是個四脚落地屋脊起龍的門樓，大門用鐵皮包着，上面還密密層層的釘着鐵釘子。房子周圍是莊稼地和園子地。灰磚高牆的下邊，是柳樹障子和水壕。房子四角是四座高聳的砲臺，黑洞洞的槍眼，像妖怪的眼睛似的瞅着全屯的草屋和車道。和四圍的車馬及行人。長脖子男人推開的小門沒有關住，從那門洞裏能望到院裏。院裏的正面，是一排青瓦屋頂的上屋。玻璃窗戶擦的亮堂堂。院子的當間，一群白鵝，踱一踱的邁着方步。賣饅子的人跑進去，鴿都嘎嘎的高聲大叫，隨着雞也叫，狗也咬，馬也在柵下嘶鳴起來，真正是十分熱鬧。蕭隊長問老孫頭道：

「這是什麼人家？」

老孫頭往四外瞅了一眼，看到近旁沒有別的人，才說：

「別家還能有這樣寬綽的院套？瞅那砲樓子，多威勢呀！」

「是不是韓老六的院套？」

「嗯哪，」老孫頭答應這麼一句，就不再說了。

這掛車子的到來，給韓家大院帶來了老大的不安，同時也打破了全屯的平平靜靜的生活。草屋裏和瓦房裏的所有的人們都給驚動了。穿着露肉的褲子，披着蓆布片的男人和女人，從各個草

屋裏出來，跑到道旁，驚奇的瞅着車上的同他們微笑的人們。一群光腚的孩子跟在車後跑，車子停下，他們也停下。有一個孩子，把左手塞在嘴裏頭，望着車上的人和槍，歪着脖子笑。不大一會，他向一個破舊的小草屋跑去，一面奔跑，一面嚷道：

『媽呀，三營回來啦。』

車道上，一個穿白綢衫子的唧長煙袋的中年胖女人，三步做兩步，轉進岔道，好像是怕被車上人瞧見似的。

車子停在小學校的榆樹障子的外邊。蕭隊長從榆樹叢子的空處，透過玻璃窗戶，瞅着空空蕩蕩的課堂，他說：

『就住在這行不行？』

大夥都同意，都跳下地來，七手八腳的把行李捲拿下來往學校搬。蕭隊長走到老孫頭跟前，給他車錢，親親熱熱的拍拍他的肩膀，並且說道：

『咱們是一回生，二回熟啦，回頭一定來串門吧。』

老孫頭把錢接過來，揣在衣兜裏，笑的咧開嘴，說道：

『還能不來嗎？這以後咱們都是朋友啦。』他說完，就趕着車，上街裏買酒去了。

工作隊的到來，確實是元茂屯翻天覆地的事的起始。靠山的人家都知道，風是雨的頭，風來了，雨也要來的。但到底是飄潑大雨，還是牛毛細雨呢？還不能知道。就是屯子裏消息難通，心眼挺多的韓家大院的韓老六，也不太清楚。

這兩天來，韓家大院的大煙燈，整天徹夜的亮着。韓老六躺在東屋南炕上，一面燒煙泡，一面跟來往的人說話，吩咐一些事，探問一些事，合計一些事。他忙的很，有些像他拉大排的時候。所不同的是他十分犯愁。他的蠟黃的臉上，看不出一點點輕快的笑容。八路軍三五九旅三營打走元茂屯的胡子以後，他的脾氣就變壞起來。他常常窩火：摔碗、罵人、打人、跟大老婆子幹仗。就是他挺喜歡的小老婆子，也常挨他的罵。

遠近聞名的韓鳳岐，兄弟七人，他是老六。他今年四十七歲，因為抽大煙，人很瘦，鬚角又

禿，外貌看去有五十開外了。人們當面稱呼他六爺，背地叫他韓老六，又叫韓大棒子。僞滿時代，他當過村長，秋後給日僱租糧，給日本子催租，催山葡萄葉子，他常常提根大棒子，遇到他不順眼不順耳的，抬手就打。下晚遛道兒，他也把大棒子擱在賣大炕的娘們的門外，別人不敢再進去。韓大棒子的名聲，就此傳開了。

賣饅子的長脖子男人，瞧見工作隊的車子趕進屯子來，急急忙忙跑來告訴韓老六（一件）
「老叔，工作隊來啦。」長脖子一面說，一面把籃子放在地板上，挨近炕沿站立着。韓老六把烟槍一抖，翻身起來，連忙問道：

「來啦嗎？」

韓老六手忙脚亂，從炕上爬起來的時候，白綢衫子的袖子把烟燈打翻，清油滴出來，浸在黑漆描花的烟盤裏。他的禿髮角和高額頭上冒出無數小小的汗珠。幾天以前，賣饅子他兒媳的娘家捎信封來說：他們那兒來了工作隊，就是共產黨，帶領一幫窮百姓，清算糧戶，擘地分房，不知還要幹些啥？得到這封信，韓老六早有些準備。房子地他都不怕分。地是風吹不動，浪打不翻的，誰要拿去就拿去；到時候，一聲叫歸還，還怕誰少他一擔？房子呢，看誰敢搬進這黑大門樓裏來？唯有淨物，得挪動一下。他的兩掛膠皮轎轎車，一掛跑縣城裏，一掛跑一面坡，已忙了六天。淨